



心香一瓣  
 inxiangyiban

人间重晚晴  
 刘玉莲

也不知从何时起,开始偏爱在傍晚时分,去公园那棵老槐树下坐一坐。看光与影如何一寸一寸地,从东墙挪到西墙,最后温柔地融化在暮色里。这光景,常让我想起人的一生的。青春是喷薄的朝阳,壮年是热烈的午日,而晚年,便是眼前这般的“晚晴”了。它收敛了刺眼的光芒,只将积蓄了一整天的温暖,酿成满天醇厚而安详的霞光,铺满归家的路。

于是,那理想的晚年画卷,在我心里便也渐渐清晰起来。它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,而是这般具体而细微的日常。

首要的,便是“活得健康,忙得有序”。这健康,并非苛求筋骨如铁,而是如那溪水,虽缓,却仍能欢快地流淌;这忙碌,亦非尘世中的奔波,而是生命自身节奏的苏醒。你瞧那打太极的老者

们,一举手一投足,推着看不见的“云手”,仿佛在将时光的沙粒缓缓抚平。他们的动,是一种极静的动,是身体与自然达成的一份契约。这般的有序,是心田里长出的庄稼,春秋秋收,自给自足,不为炫耀,只为心安。

继而,是“玩得潇洒,过得充实”。这份潇洒,是卸下所有角色面具后的本真。可以如老孩童般,为棋盘上一兵一卒的得失争得眉飞色舞;亦可凝神静气,只为侍弄好阳台上几盆微不足道的兰草。所谓充实,也并非要将时日填得密不透风。有时,充实恰恰是午后窗边的一缕阳光,伴着一本闲书,让思想在无垠的天地里自由来去;是提笔蘸了清水,在旧报纸上临几个随心所欲的字,看水痕由深变浅,终于归于无——如许多心事,来了,又去了。心有所寄,魂有

所安,日子便饱满如秋日的谷穗。

这一切的底色,终究是那句“心态不老”。心若年轻,则岁月不老。西天的夕阳,为何总比朝霞更引动我心?想来,是它那份“别样红”里,有着朝霞没有的从容与丰厚。它知晓黑夜将至,却无半点仓皇,只是沉静地、磅礴地,将最后的生命化作漫天锦绣,无言地诉说:我活过,我燃烧过,我无悔无憾。这般境界,便是“不恋过去青春美,只恋夕阳别样红”了。

若能如此,做个“老顽童”便是莫大的福气。而“遇事当个糊涂虫”,则是这福气的护身符。这糊涂,非是愚钝,乃是风雨过后的大聪明,是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”的了然。世间多少烦恼,皆因一个“太认真”。将斤斤计较的清明让给账房,将难得糊涂的豁达留给自己。

于是,“幸福藏在糊涂里”,心简单了,世界便也宽阔了。

唐人李商隐有诗云: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。”这“重”字,是珍重,是爱重。这晚晴之光,因短暂而愈显珍贵,因经历风雨而愈觉明媚。它不争一日之长短,只在将逝未逝的刹那,焕发出全部的光华。

暮色渐浓,下棋的老友们哈哈一笑,收拾起棋局,互相打趣着各自回家的路。他们的笑声,惊起了老槐树上栖息的雀鸟,也惊散了盘旋在我心头的最后一丝暮霭。我站起身,掸了掸衣角的灰尘,心里是满满的、宁静的欢喜。

这理想的晚年,大约便是如此了——将生命这杯浓茶,喝到白水一般的平淡,但那历尽千帆后的回甘,却早已浸润了全部的时光。

## 人间物语 Renjianwuyu

### 棉花朵朵开

□高贵华

若说饱满的庄稼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,那朵朵棉花便是秋天最恳切的表白。当棉田缀满蓬松的白,便在悄悄告诉村民:秋分已过,该去收获一整年的辛劳与希望了。

我站在田埂上眺望,整片棉田是翻滚着的花海。棉棵顶端擎着粉白或淡紫的鲜花,下部却已绽出雪似的棉絮,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,一茬接一茬地开得热烈。它们不管不顾地舒展着,像一群怕错过盛会的孩

子,争先恐后地把娇艳与柔软铺开,给村民的心头注满奔忙的劲头。

我的家乡在鲁西平原,种棉花是刻在乡亲们骨子里的传统。春种秋收的轮回里,他们把栽棉苗的细致、培棉棵的耐心、保棉铃的执着、剥棉壳的娴熟,甚至用棉籽榨油的香甜,都酿成了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。

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种棉能手,侍弄棉田时,比待自家孩子还要尽心。天刚蒙蒙亮,我就被他拽着衣领带到棉田里。“种棉得靠三分种、七分管,捉棉铃虫可是顶要紧的活!”他一边说,一边拨开棉叶仔细查看。清晨的凉意里,那些青绿色的虫子正趴在叶子或花蕾上“作案”,肥硕的身子一扭一扭,啃得棉铃缺了口,也吞噬着我们对冬日温暖的期盼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看见棉铃虫就飞快地伸手去

抓,塞进随身带的玻璃瓶里。等瓶子装满,带回家倒进鸡圈,看着鸡群争抢着啄食,倒也生出几分成就感。

捉虫的间隙,我经常发现同一棵棉上,竟能开出粉、白、紫多种颜色的花。哪怕是同一根果枝,花色也深浅不一。风一吹,棉叶沙沙响,各色花朵在绿叶间轻轻晃动,让人觉得像是闯进了被施了魔法的花园。棉农望着满地繁花,眼里亮闪闪的。

站在这盛开的棉田里,我们知道,一季的忙碌终将有回报,心里满是踏实与欣慰。春分时节,我们在育苗棚里仔细制钵育苗;立夏前后,钻进金黄的麦垄里栽种棉苗;夏至到来,顶着烈日浇水、施肥、培土;初秋时分,又要弯腰给棉棵掐尖抹杈。一整年的汗水与付出,都在眼前这满棵的繁花里,有了最实在的兑换。

吐絮的棉桃真的像盛

开的花,也难怪全世界都叫它“棉花”。我腰间系着母亲缝的布兜,在棉田里穿梭,看见吐絮的棉朵,就伸手轻轻摘下。新鲜的棉花握在掌心,蓬松又柔软,一股暖意从指尖顺着血管往心里钻。把棉朵凑到鼻尖轻闻,淡淡的花香混着阳光的味道,在鼻腔里氤氲,让人忍不住想多吸几口。

棉花的花是艳的,棉絮是暖的。在所有人眼里,棉花都是最懂温暖的庄稼,谁没穿过棉袄、棉鞋?谁没用过棉被、棉褥?就连我们当地名贵的土布鲁锦,也得用纯棉纺线,经过浆染、细织、提花,才能有那样细腻的纹路。棉花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,用柔软与温暖包裹着我们的生活。就像我身边的乡亲们,守着家乡的土地,年复一年地播种、收获,用满仓的粮食和雪白的棉花,向好日子道出最真诚的表白。

## 长河浪花 Changhaihua

### 湖心岛(外一首)

□刘炳旭

文湖波浩瀚,玉缀小沙洲。  
 乘兴登琼阁,凭高望画楼。  
 薰风翻藻鲤,晚照渡山鸥。  
 览秀桃源里,何须念泊舟。

### 游大台遗址

日暮驱车陟远丘,晴云莽莽度城楼。  
 空山老寺稀闲客,幽径高松落野鸠。  
 碧草犹怜秦汉土,玄蝉更叹古今愁。  
 星移当以千年计,坐看人间万事休。

### 逛曹州古城

□崔凡

寻幽古城意自闲,与塔合影共苍颜。  
 耽爱曲桥分碧水,小巷香飘任品鲜。

### 冬牡丹咏

□曹雅舒



在初冬深秋更替之时,1600亩的曹州牡丹园内,寒气袭人。80万株牡丹棵的枝叶,早已干枯。而此时,竟有一株牡丹花独自开放,大放异彩。它红艳艳的美丽容貌,叫人喝彩;它顶风傲霜的坚强风骨,让人感慨。特拍下照片,以供欣赏。又赋诗一首,以志纪念。

——题记

千亩园内一朵花,独立寒冬映彩霞。  
 丽质哪来做霜骨?忍得风雪气自华。

### 赵王河边的大雁

□李志联

一只大雁  
 在赵王河边  
 久久不愿离去  
 寻亲,访友  
 还是穿越,又忘记  
 从宋朝的传说中飞来  
 从元好问的雁丘词中飞来  
 归人,还是过客  
 千年已过,物是人非  
 当又一场秋风吹起  
 请衔起那片孤羽  
 到你的南方去

